“八一四”首炸“出云”号

——淞沪抗倭大空战纪实之一

◆ 徐霞梅

1937年8月13日,空前惨烈的淞沪抗战打响了!当时守卫上海的中国陆军,在闸北打得日军节节败退,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就用大炮向岸上轰击,以配合日军地面部队作战。于是,拼尽全力炸毁日本军舰,就成了中国空军刻不容缓的任务。

龚颖澄投弹炸敌舰

战事爆发前,中国空军第二大队驻守在安徽广德机场待命。淞沪战役打响后,空军第二大队就接到了轰炸日本军舰“出云”号的命令。“出云”号是日军在上海的最大的一艘旗舰。大队长张廷孟和副大队长孙桐岗,马上制定作战方案,决定由第9中队队长谢郁青率诺司路浦轰炸机9架,前往上海杨树浦轰炸公大纱厂,第11中队队长龚颖澄也率9架诺司路浦轰炸机,飞往长江口,轰炸日本第三舰队与“出云”号。

1937年8月14日上午8时40分,18架轰炸机分成两大编队,掠过宽阔的太湖水面,直飞目的地上海。毕业于中央航校第一期的龚颖澄,在心里反复默念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了不让长江口的日本军舰发现,他算准航路,先从扬子江上空出海,成功越过日本第三舰队上空,飞抵黄浦江上空。龚颖澄钻出云层,发现江面上满是日本兵舰。他当即对准最大的那艘,扔下一颗500磅的大炸弹,敌舰甲板上立即燃起熊熊烈焰。其他兵舰上,也同时响起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顿时火光冲天,炸得日本鬼子措手不及,鬼哭狼嚎。龚颖澄和战友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升高穿云胜利返航了。

与此同时,第9中队谢郁青所率的9架轰炸机,飞抵杨树浦上空后,对准公大纱厂也是一阵猛炸,炸得日本鬼子不知所措,抱头鼠窜。

首战得胜,凯旋!当天中午,18架诺司路浦轰炸机全部安全返航。飞行员们兴奋地向张廷孟大队长报告执行任务的过程,张大队长笑着说:“你们快去吃饭,饭后还有任务。南京已经接到上海方面的报告,知道你们这次干得不错。下午的任务,等你们吃完饭以后再讲。”大家边吃边谈,有人说:“下午出击,最好把炸弹抓在手里,直接放进‘出云’号的烟囱里才好呢!”此言一出,引起了哄堂大笑。

顾兆祥勇炸军火库

下午,龚颖澄和谢郁青仍各自率领9架诺司路浦轰炸机飞往上海,轰炸杨树浦码头的日本登陆部队、军火库和其他军事设施。当第11中队的诺司路浦轰炸机飞抵上海汇山码头上空时,谢郁青发现,飞机下面有黑云,机身也出现了异样的震动。原来,上午挨了炸的日本鬼子,下午有了准备,开始用高射炮对空射击。龚颖澄和谢郁青当机立断,让大家散开,各自寻找目标。激战中,我空军勇士越战越勇,全然不顾敌人的炮火有多么猛烈,大家在火网里穿梭,把复仇的炸弹扔向日本军火库、仓库和高射炮阵地,浓烟滚滚,烈焰熊熊,爆炸声中夹杂着日本鬼子的鬼哭狼嚎。

站在上海市区高楼顶上观战的老百姓,望着杨树浦方向的冲天烟火,都忍不住拍手叫好,有的还唱歌喊口号。这时,顾兆祥把目标锁定在一幢红顶楼房,他欣喜地对同机的叶云乔说:“我们的航图没错,这就是日本人的军火库,我要投弹了。”“好!”谁知就在那一瞬间,“咚”的一声,飞机剧烈地晃动了起来。糟糕,飞机被高射炮打中了!顾兆祥抱着与敌人军火库同归于尽的决心,继续朝目标飞去。这时,敌人的高射炮再次击中了飞机。顾兆祥冷静地调整了油门,拉高机头,叶云乔的机枪瞄准红房顶一阵猛扫,顾兆祥抓住时机把500磅大炸弹扔向红房顶。随着火光冲天的大爆炸,两人会意地点了下头,升高后调整航向直飞虹桥机场,平安地回到了地面。

奉命轰炸杨树浦的谢郁青,不但遭到了日军地面部队的炮击,还遇到一艘日本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驱逐机的威胁。这艘航空母舰是下午刚调来黄浦江的。但谢郁青他们仍冒着危险,完成了轰炸任务。傍晚,龚颖澄和谢郁青率领着队友们回到广德机场时,发现回来只有16架飞机,每架飞机上都是弹痕累累。经查,顾兆祥和祝鸿信的两架飞机还没有回来。大队长心里很着急。后来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才知道顾兆祥和叶云乔已降落在虹桥机场,人机平安。但另一架轰炸机的驾驶员祝鸿信到哪里去了呢?

祝鸿信带伤返机场

原来,祝鸿信和后座机枪手任云阁,在杨树浦完成投弹任务后准备返航。祝鸿信忽然听见机舱后面响起了枪声,起先他以为是机枪手任云阁在向地面敌人扫射,但马上发现一架日本驱逐机正在向自己的飞机开枪。他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只见任云阁脸色惨白,抱着机枪枪托,已经不行了。这时,敌人的飞机正对着祝鸿信冲过来,一枪击中了他的右肘,子弹由手背穿出,鲜血直流的右手已无法操纵油门。他用尽全力把驾驶杆一拉,脚用力蹬舵,飞机猛地侧向一边,总算躲开了敌机的再次扫射,迷迷糊糊中飞向虹桥机场。比他早一刻降落的顾兆祥和叶云乔,马上向祝鸿信的战机飞奔过去,把祝鸿信和任云阁从飞机里救了出来。他们发现,日本鬼子的一颗开花弹打中了任云阁,子弹由背后射入,前胸被炸开一个洞。看到出发时还生龙活虎的任云阁,此时却毫无生命迹象,顾兆祥泪流满面。下午,随副大队孙桐岗出战的李传谋,驾驶着1408号战机飞抵上海,在低飞投弹轰炸敌兵营和敌兵舰的时候,被敌人的高射炮击伤,李传谋驾驶着受伤的飞机返航至常州时,不幸坠地殉职。

周廷芳智勇驱敌机

故事说到这里,似乎还没有完,因为这天还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优秀飞行员周廷芳在空中“白手驱敌寇”。

当天暮色渐浓时,广德机场上的人们突然发现,天上飞来一架霍克Ⅲ。说来也怪,这架霍克Ⅲ既不落地,又不飞走,而是像表演特技似的在空中不停地俯冲翻筋斗。地面上的人正在纳闷的时候,忽听得空中传来一阵阵沉闷的飞机引擎声,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大,只见云层里钻出来6架双引擎的大飞机,紧接着又来了3架。这时,霍克Ⅲ犹如发现猎物的兀鹰,转身就向那群大飞机冲去。这时机场上的人才意识到,大飞机是日本轰炸机!

原来,驾驶霍克Ⅲ的是中央航校第二期毕业生周廷芳,执行任务后,在飞返南京的航途中,发现9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周廷芳想与敌人再干一场,却发现机枪里没有子弹了。他转念一想,前面就是安徽广德,敌人肯定是去偷袭广德机场的,如果机场被炸,那损失可大了。于是,周廷芳立即升高钻云直飞广德。到了广德机场上空,发现机场上停满了刚从上海完成任务后飞回来的诺司路浦轰炸机,地面上全是人。他实在无法落地,只能在天上示警,做出种种惊险动作,并竭尽全力驱赶敌机。经霍克Ⅲ在天上这么一搅,原想偷袭广德机场的敌机,部署被打乱,只得仓促投弹,结果炸弹都投到机场外面去了。幸亏周廷芳奋不顾身及时相救,才使广德机场和诺司路浦轰炸机免遭重创。

晚上,又传来了好消息,妄图偷袭广德机场的那9架日本九六式重型轰炸机,在返航途中,居然集体撞山。原来这9架敌机,在广德上空被周廷芳搅得意乱神迷,匆匆忙忙扔下炸弹后,惟恐我空军追赶,在夜幕中穿云而逃。本应飞越钱塘湾再出海,他们却想直飞台湾。刚刚飞过兰溪,就降低高度出云,岂知云里却是大山。就这样,一架又一架飞机相继与浙江东部括苍山脉的群山相撞。

“八一四”,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天呀!据当时的报纸报道:8月14日上午10时30分,我轰炸机6架袭击“出云”号,投弹3枚,两弹落于舰左近处。11时22分,3架轰炸机炸弹命中“出云”号。 摘自2014年第7期《上海滩》

闷与狂

王 蒙

《闷与狂》是王蒙睽违十年首部长篇小说,是关于人生最美、最深情、最诗意盎然的汉语书写,是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史诗。小说以强大、奔涌的语言能力驾驭历史,审视走过的生命历程,看那些生命里的伤痛和闪光的时刻,咀嚼心灵的奇遇。本报今起节选连载。

1.也许爱情出自春天的湖水

那时鱼儿常常从水中跃出,它们好像要赏听、要参与情侣的喁喁私语。它们深知爱情的密码,是爱的主导与见证,它们是欲与丘比特媲美的水下的爱神。那时候天空常常蔚蓝,白云常常与蓝宝石般的天空相映。那时飘浮着的云朵很像蓬松的棉花糖,它们与天之蓝海一样地纤尘不染,鲜嫩明丽玉洁冰清。那个时候的我们也是同样地纯净自如,如鱼游于水,砰地一跃,水面溅溅作响。那个年代夜幕即将来临之际,西山上仍然有残留的紫红色的云霞如火,人们据此讨论明天的阴晴寒暑,屡说屡中。那时候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周末在公园过团日,你建议他们暂停讲话,共同欣赏西山的晚霞。在没有哪里发布天气预报的时代,在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想得到电视与手机的时代,草根们都有仰观天象、预知晴雨风雷的能力与把握。而晚上常常听到鸟语、鸟的起飞与落枝落树与交欢。草丛也时不时发出窸窣声,不知道是蛇行还是虫闹。

那个时候人们祈盼的是工厂冒烟的烟囱。苏联歌曲歌唱的是“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而古都的百姓,祝祷的是早日实现城市工业化、冒烟化,要把北京建设得像莫斯科一样。

那时候我们都相信,明天当然比今天好,后天更好,苏联一定比这里好,它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明天更灿烂,明天更圆满,明天的饺子里全是肉馅,明天的拥抱里全是爱恋,明天的科学可以起死回生,征服自然,明天的长寿至少是二百五十年,只要它不是一千,五千。

有水流声。你常常会想象有一对不太听话的青年情侣在写着禁止游泳的牌子边下湖戏水,你追我躲。那时的影片常常是男孩追着女孩跑,上山下路,绕树钻草,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追上了,两个人拥抱在一起,看来,如果女孩的奔跑速度与游水速度再快一点点,人类面向未来的男女相爱根本就不可能。

也许爱情出自春天的湖水。你来到树下,你闻到了柳梢与湖水的新鲜的腥生之气。你知道什么叫鲜生的气味吗?像是折断了一枝树茎,流出了生命的汁液。草有,菜有,未成熟的酸果有,混合着泥土与前一个年头的草根与旧叶,保留着春天的泥泞、冬天的冰雪、秋季的秸秆气息。未做过爱的男女少年也有。有微汗与口水,有头发与皮肤,有荷尔蒙与眼泪的芬芳与嫩软。一点点腥气,如扇贝,如乳汁,如春天的分泌,如你的初恋情人的呼吸与唾液。

你迎迓着树冠上的星月光芒。你的年轻人的微风使得各色光点闪烁收放伸延。你头脑里出现了歌曲与乐曲的蛤蟆蝌蚪。海顿、莫扎特、黎锦晖、刘天华与马可。你想起了不无野性的兰花花,早上你死来晚上我兰花花走。你想与兰花花搂抱在一搭。你耳边出现了诗词歌赋散文散曲与俄语英语诗歌的诵读。假如生活从来没有欺骗你,还能有什么眼泪?而没有了眼泪,还能有什么诗、小说、戏;还能有基督与佛陀?没有眼泪甚至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千头万绪,没有正义的檄文《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2月,伦敦。还有古老中华的《礼记·礼运·大同篇》,约始编于B.C.475年至422年,B.C.即公元前。

你觉得该有一个她与你在一起,你们一起享受生活与嫩草一样的青春。你们一起享受革命的胜利。你们一起回味《共产党宣言》与《大同》篇。你们一起感动于蓝天白云,同时祈盼着到处是烟囱浓烟。你一连看了六遍影片《攻克柏林》,女教师娜塔莎带着孩子们在花丛中行进的场面甚至比战争的惨烈更令人震撼,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罗斯福与希特勒的场面更令你神往。你知道一场足球胜利的含义,你知道一场网球胜利的含义,你知道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揭竿而起,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代价取得的改天换地的大凯旋的胜利吗?

朱家湾往事

许成章

21.揪心事儿接踵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揪心的事儿接踵而来。梳头时,一枝花听了梳子嫂把去大珠家提亲的事说了一遍,大出所料,肝火陡旺,像喝了鸡血似的,气得连梳子花还没插上发鬆就起身离座,拍响桌面,“哼!这小子竟敢不识抬举。”接着问道,“他和哪家姑娘相好?”“就是小开看中的那个——卖臭豆腐干老江的女儿江巧云。”

一枝花略作思忖,摒弃了原来“门不当,户不对”的观念,一心想争个高低,对梳子嫂说:“既然我儿子看中江巧云,那就请你跟江家说媒。”

“哎呀!老板娘,我到江家探过口风了,那丫头不知好歹,她说……”梳子嫂吞吞吐吐不敢讲明。“伊说啥?”追问下,实言相告:“她看到小开就恶心。”堂堂小开及不上一个车夫,一枝花火冒三丈:“我倒要看看掰个狐狸精有多高贵……”梳子嫂一见苗头不对,料定吃不上18只蹄髈,赶紧收拾梳头工具,离开包家。

一枝花拉起还困在床上的包兴旺,欲和丈夫商量对策。包兴旺睡眼惺忪,问道:“做啥?做啥?”“困杀侬个死人!侬也不怕坍台,阿有面孔当保长了?”“哎哟!冤枉叽叫个啥,不就是杨家拒绝这门亲事嘛!”包兴旺呒介事地说,“侬叫我哪能办?人家不领情,算啦!”“侬倒蛮大方……”一枝花气急败坏地说,“戏票白看,胡琴白买,我咽不下这口气!”

“格末侬讲哪能办?”

楼下,母亲大叫大嚷,楼上,女儿听得清清楚楚,包雯馨气鼓鼓地下得楼来,冲着爷娘大声吼道:“吵那个魂灵头!还不是侬自个寻出来的事体。骗子!”“我是老板,又是保长,哪能是骗子呢!?”“明知我有毛病,不敢明讲,瞒着我请媒人提亲。不是骗子是啥?”

夫妻俩从未见过一直闷声不响女儿发如此大的火,气得面色格科白,一枝花连忙上前柔声柔气地安抚:“囡囡,爷娘也是为了侬好呀!”“为我好?哼!不要说得好听……侬是为了掼包袱,把我掼把人家……”包雯馨说着说着,突然间羊痫风发作,浑身抽搐,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夫妇慌了手脚,急忙叫张妈拿来数根鸡毛菜,塞入女儿口中,任其咀嚼,一枝花俯身不停地揩拭她嘴角流出来的白沫。张妈欲扶起小姐,包老板阻止道:“勿要动伊,一息会醒来咯。”

两小时后,女儿醒来,父母把她扶入房中,包雯馨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侬侪出去!”父母无奈退出,她胸中积怨在翻腾,羊痫风毛病给她带来苦恼非常,那回在学校里发作后,同学们带针带刺的目光,严重伤了一颗少女的自尊心,从此发誓再也不入学校门……当初年幼,爷娘只顾忙着做水果生意,失去了医治的最佳年龄段,长大成人,四处求医,不见效果,还弄来一枚什么“避邪金戒指”。她脱下戴在手指上的戒指,“邪”未避掉,不禁把“邪火”发在父母身上:不该生下一个不健全的我,明知我有暗疾,设下圈套,让大珠陪看戏,拉胡琴,又请人说媒遭拒,这不自找难看,丢人现眼嘛!她对大珠印象不错,可压根儿没想过儿女之情,自认为是个不该出嫁的人,接触中,只是感到大珠目光无针无刺,充满敬意,自尊心得到满足,如今连这点满足也被剥夺了。她前思后想,厌倦了,人活一世,草活一秋,一门心思想提前结束这无滋、无味和无奈的人生……

女儿闷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理不睬,揪心啊!包兴旺和一枝花束手无策,相对无言,闷坐客厅。

儿子回来了,衣着不整,嘴角流血,一副狼狈相。母亲见状说:“哪能这副吞头势,惹祸哪?”包德彪支支吾吾,欲言又止……“出了啥事体?侬讲呀!”

再三追问下,包德彪将挨揍的实情相告,说到“吃讲茶”的事,包兴旺一听大光其火:“不去!不去!”

“扑通”一声,儿子双膝跪地:“不去‘吃讲茶’,我这条性命就保不牢啦!”

一枝花问道:“侬跟那个胖猪猡开过房间哪?”包德彪点点头……

糟糕透哪!开房间,旅馆登记在册,想赖也赖不脱。夫妻俩面对惹草拈花的儿子,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有连声叹息,不断说着:前世作的啥个孽!前世作的啥个孽!愁肠百结,揪心事一件连着一件来……